

力作“犹自带铜声”

——品读侯波小说《天下安定》

郭愿宏



近日,幸得侯波先生新著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《天下安定》,之前听他介绍过这本书,最近又看到几篇评论,对此书期许已久,如饥似渴,忍不住一口气读完。读之思之,怎能不为作者心系红色沃土的赤子之心、匠心独运的非凡功力、人物塑造的鲜活灵动、从容而述的质朴浓烈,鼓舞,惊叹,点赞!

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创造的辉煌与奇迹,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,早已写在党的旗帜上,载入不可磨灭的史书里,植入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与血脉中。对于这段艰辛、雄浑、壮美的历史,从党史、理论、学术角度挖掘研究讲述的很多,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形象生动再现的还不够多,本土作家中以此为题材写成文学巨著的也不多。在建党百年,侯波先生以强烈的历史主动、时代良知、使命担当,在先前挂职锻炼、长期积淀的基础上,厚积薄发,一气呵成,以每日万字的惊人速度,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该书初稿,于2021年10月出版发行,将这火一样燃烧的史诗、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回馈父老乡亲,献给党和国家。这份赤诚、这份传承、这份耕耘本身就是胜利,让人由衷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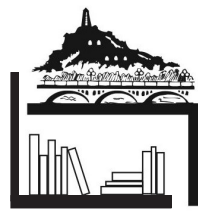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的故事从安定城墙、七孔窑洞徐徐展开,以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,党中央和解放军被迫实行战略撤退,转入内线农村和山区作战的特殊时期为背景,以任月秀从纯真烂漫的少女到接触《婚姻法》,大胆追求婚姻自由,接受党组织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影响,由为个人幸福生活考虑逐步转向为大众安危冷暖着想,自觉做群众工作、勇敢配合支持革命的成长历程为主线,以正直本分、憨厚朴实的钱成成一步步成长为成熟干练的革命同志为副线,以此辐射到任彦贵、钱东来、李树勋、荣儿等人物思想意识、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。小说主要人物个性鲜明,呼之欲出,塑造最成功的莫过于主人公任月秀。她是安定最美的女子,心地善良,重情重义,独立自主,敢爱敢恨,对家道中落、生活窘迫的钱成成念念不忘。为了和他在一起,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,接受“抢婚”,毅然“私奔”。但她自尊自爱,坚决不与钱成成稀里糊涂入洞房,而是暂住姑姑家,自己据理力争,上诉到边区法院,承认他俩婚姻合法有效,才名正言顺成婚。她对父亲选下的“如意郎君”、富家子弟田远刚嗤之以鼻,与他水火不容、斗争到底,不为富贵所动,不为胁迫所畏,展现出男子汉也难以企及的正义、宽广、果敢、坚韧。当国民党军队抢走乡亲们藏好的粮食、群众生活陷入水深火热境地的时

候,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,也不是游击队员,却善于做群众工作,能做到先人后己、公而忘私,亲自为乡亲带路,挖走了父亲埋在老鸦沟土窑里还没有被敌人发现的粮食,宁可委屈自己和家人,也要救助饥肠辘辘的乡亲,热心组织大家互助互济共渡难关。敢于冒着危险去挖她姨夫李树勋埋在废弃酿酒池里的粮食,粮食没到手,却让国民党士兵发现,被送到警备司令部安定分部关押起来,先前为区议员的李树勋虽然加入了国民党镇公所,实为“骑墙派”,觉得国民党快完了,就倾向共产党和群众这边,在她姨夫的开脱搭救下,才把他们放出来。后来在任月秀的帮助下,李树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开始帮助群众做事。还是书中对她的评价更有说服力。军保说:“自古就有天上的冷子,安定的女子”的说法,保林反驳说“冷子那是砸庄稼的,月秀姐是天天帮人的,是帮我们弄粮食的。”军保纠正为“安定女子,粮食囤子”。小说对田远刚、李进成、李尚武、钱二娃、老苗等莫衷不一、狭隘自私、

见风使舵、为虎作伥的负面人物塑造也很丰满,看得人咬牙切齿。作者用这类人的可恶可憎来映衬任月秀、钱成成等人的可敬可爱,构成小说的矛盾冲突,推动情节一波三折演进。书中对马专员、邓汉杰、侯俊发、薛志刚、薛东坡、腊梅等人物虽然着墨不多、时隐时现,但他们却是书中的灵魂人物,对主人公任月秀、钱成成以及其他人物的思想转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小说以小博大,一针见血,浓缩厚重历史于方寸之间,有力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正确主张、思想路线、方针政策和优良作风在人民群众当中逐渐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,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、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伟大真谛,也点明了“民心安则天下定”这一写作主旨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讲话中引用“文者,贯道之器也”“立文之道,惟字与义”的古语,强调“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,文艺是时代的号角”,提出“用思想深刻、清新质朴、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价值观,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。”《天下安定》的思想内容、叙事方式、语言风格秉承了侯波小说一贯的质朴、厚重、坚实、硬气的品质,也许是受陕北优秀作家柳青、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影响,受这片黄土地的滋养,使他本人和作品都被赋予黄土般浑厚的底色,“土得掉渣”,却“洋得开花”。他不讲究物质享受,不在乎级别职务,不擅长客套虚礼,一门心思搞写作,自由自在地活在他所追求的世界里。能与侯波先生交往交流是一大享受,他丝毫没有长者对后生、名家对后进的居高临下、倚老卖老。他说话不多,却总是言简意深,平中见奇,蕴含哲理,让人顿觉敞亮。他更多时候像一位踏实靠谱的老大哥,有时却真诚活泼得像个孩子。每当兴致上来,还会以他特有的、略带宜川味儿、极富磁性和“杀伤力”的男神音唱几首地道的陕北民歌,起承转合、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无法抵挡的阳光帅气和人格魅力。

侯波的作品,不是玲珑精致的玉器,也不是悦耳动听的银器,而是磅礴大气、抽朴厚重、承载着良知道义与责任担当的青铜器。我不由想到他办公室那幅瘦骨嶙峋却浑身是劲的骏马油画,想到他珍爱的那尊水石天然融合、负重挺立的“愚公移山”根雕,想到李贺的“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”。



书香延安

投稿邮箱:1160434317@qq.com

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或选择

——李炳智诗歌读后

王可田

不像大多数人,年纪轻轻就与诗结缘,通过写作上的持续推进,进入现代汉语诗歌的话语系统。李炳智的诗歌写作,是在50岁之后,将搁置多年的文学梦想重新拾起,并试图以现代诗为突破口,所进行的一种充满自我挑战的选择。因此,李炳智就像一个意外的闯入者,携带自身特有的质朴、热烈和古拙的诗意进入当下诗歌的现场,他执着地进行自我表达,彰显自己的存在。不过细想之下,这一点也不意外,人在艺术上的选择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。一种精神上的召唤,可以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释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李炳智出版过两本诗集,封面都印有“现代诗集”字样,他写作或发表诗歌,也习惯地称之为“现代诗歌”。我猜想,在他内心深处,“现代”是具有诱惑力的,或许那就是他努力寻求的方向。谈到现代诗,客观讲,它不应仅仅表现为一种有意味的抒情或叙述。从根本上说,现代诗就是创作主体在强烈的现代意识观照下的诗意生成。李炳智这一代人人生于建国之后,经历共和国在特殊年代的种种震荡,同时他们深受农耕文明的熏陶和古典诗词的滋养,思想意识深处,传统的惯性很大,不比新时期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年轻人,他们从小就置身现代语境,现代意识可以说是自然生成。因此,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渗透到现代诗歌之中,使之洋溢一种古道秋风的意蕴,就是在所难免的了。

放弃了更为顺手的旧体诗词的创作,而选择以现代诗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,这对李炳智来说似乎就是一种挑战。然而,我们的担心显然多余,因为他起初写新诗的目的,就是要找一条继承、发展、创新的路径——向诗歌传统的自觉靠拢和回归。这种写作方向,显然是根植于建国后到新时期以前中国新诗的土壤,然后向更远古的古典诗歌传统汲取营养,而进行的

一种当下生活的表达。李炳智的文学观是现实主义的,而他的精神气质又具有浪漫主义特征;题材时时触及当下城市生活,而诗歌意蕴又充满古意,诗歌形态和审美趋向传统。因此,他思想内部及诗歌内部的空间是具有张力的。把他的这种诗歌追求,放到百年新诗尚在积累、调整和探索这个大背景下,毫无疑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
对应于现代,人们常常说到传统。所谓传统,也是一个模糊的、言人人殊的概念。具体到文化和诗学范畴,它的存在犹如家园,既提供无穷的汲养和庇护,同时也形同黑洞,吸附并吞噬远行者的脚步。古典诗情如若不能在更深的层面进行精神上的传承,或者漠视、排斥现代性的艰难探索,就会沉沦于历史巨大的惰性。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,现代和传统之间,无疑是断裂的,存在一个巨大、尚无无法弥合的裂隙。现代性的道路疑虑重重,传统的面貌也变得暧昧不清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和机遇之下,诗歌就是一种自觉的寻觅和廓清。当然,这也会是困难重重,甚至异常艰险的。

还好,无论选择哪种方向,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是游移还是决绝地奔赴,诗歌的本质或者说内质,并不会因此而太大的改变。李炳智以数十年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灌注自己的文本,整体上显得情感饱满,意蕴丰厚,他的勤奋和对诗歌的精益求精值得肯定。按说,诗人李炳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进行写作,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话语系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,应该更为徐舒和从容,但他并不满足于充满诗意的生活,一种切实的诗意存在,还渴望在诗歌文本上有所建树。那么,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纠结、互动关系,以及因此而提供的广阔的创造性空间中,诗人是大有作为的,我们也由衷地期待并祝福诗人!(作者系《陕西诗歌》主编、诗人、青年文学评论家)



梅落繁枝千万片

李永海

自古以来,人们对梅花就特别喜爱。因为梅开五瓣,象征着五福。五福即欢乐、美好、长命、顺利、平安。梅花也寓意着顽强、雅致,象征着奋勇当先、不畏艰难、不屈不挠、生生不息的精神。

梅花不但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,也给人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。自古以来,赏梅就是件极为有趣的雅事。梅花有紫红、粉红、淡黄、淡墨、白色等多种颜色,也有重瓣和单瓣之分。梅花轻柔素雅,花形极为美丽。花香浓郁,沁人心脾。吸一口花香,让人觉得心旷神怡。

每当大雪纷飞、天寒地冻之时,梅花却悄然开放。只见那朵朵梅花,在寒风中俏立枝头。红的似火,粉的似霞,白的似雪,黄的如金灿灿。如果你置身在梅林之中,就会被那一片片、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层层的梅花所陶醉。

宋代诗人王安石特别喜欢梅花。他喜欢梅花的香色俱全,也喜欢梅花不畏严寒,更喜欢梅花那坚强的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。因此曾作诗一首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来表达自己对梅花的赞美和喜爱之情。

“雪虐风饕愈凛然,花中气节最高坚。”诗人陆游酷爱梅花,一生写过大量的咏梅诗词。梅花象征着气节、信念和人格。梅花开在严冬,它不畏严寒,落时不恋春色,来得光明,去得磊落。寒冬腊月,百花凋零,唯独它冒着冰雪独自开放。所以梅花被人尊为百花之首。

更有喜欢梅花者,当属北宋诗人林逋。他自幼刻苦好学,通晓经史百家,知识渊博,喜恬淡,不趋名利。长大后喜欢养鹤梅,隐居西湖后,在山坡上种植大片梅花。每到冬季大雪纷飞之时,漫山遍野的梅花在山坡上争相开放,色彩纷呈,绚丽多姿,梅香四溢,令人陶醉。他常作诗咏梅,但作的诗随作随弃,并不存留,并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,人称“梅妻鹤子”。可见林逋先生喜爱梅花的程度至深,真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
古人因为爱梅、惜梅,所以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咏梅的古诗句。以供我们后人欣赏、学习。



一卷书香,一晚月光,一群闪亮的萤火虫,一扇清新脱俗的绿纱窗,一帘散着幽香的藤萝帷幔,一盏浮着淡淡清欢的茶汤,一个美妙的盛夏之夜。

荷香悠悠,蛙声更迭,我捧着一卷宋词,坐在满是月色的窗前。夏夜里风吹叶响,月色似雾朦胧。这时觉得,读一阙婉约的宋词更加应景。既读李清照,也读柳永。吟绿肥红瘦,歌寒蝉凄切。诵溪亭日暮,咏烟柳画桥。叹物是人非,惜草花渐老。婉约的宋词如习习微风,拂过燥热的心坎,从词里生出的绿意消退了枯燥无味,冰凉了烦闷焦躁。

我邀约易安于藕花深处赏荷,斟了一杯清茶递给对坐的柳永,给鹊桥边上的秦观写了一封长信,掬了一捧水月赠给花市看灯的欧阳修。一个盛夏的夜晚,我穿越历史的长河,与多情的才子佳人相约芳丛。在那些柔情似水的诗行里找到了文字的淡泊与从容。

溶溶月色如银,明亮动人的光影映照在窗前的芭蕉叶上。月色如练,舞弄琴弦,宋词里的文字便忍不住应和月色,从那些墨迹里跳了出来,如蝶般翩翩起舞。若说月色是温婉如玉的公子,那这些深情款款的词句恨不得做公子身上的环佩叮当,一步一响,形影相随。那直击

雪,时常从铅色的空中,鹅毛般簌簌而落,正是“一色阴云蔽晓空,粉英琼屑乱茸茸”。若是配着刺骨的北风,便如烟雾般缥缈了。倘若无风,雪花恹恹窸窣地落下来,“吹破天心散九州,飞花一瞬白人头。”雪花落定的声音,敲在人心上,是一串舒缓轻扬的乐符。

雪一下,冬天的滋味便凸显了。肃杀的天地灵动起来,人们畏缩的身体和蜷缩的心也舒展开来。雪是冬天的精灵,它有一种莫名的魔力,让很多人都喜欢它、欣赏它、赞美它。有了雪,似乎再寒冷的冬天,也值得期待与隐忍了。

酒,以水的形态自居,却有着火的性格。在刺骨的风雪中饮酒,更能凸显冬的凛冽与酒的灼烈。酒入喉后,瞬间便从水转化成火焰。酒水所到之处,犹如通红的炭火,烘烤着全身,身心便如山石一般刚毅从容了。如此,再面对嚣张的风雪,倒觉得眼前的风雪也有了风情,娇态万千,美不胜收。是以,明朝诗人袁宗道云“雪中酒戒最难持”。这一言,道尽了多少人的心声!

大雪将至,沉闷的心情也雀跃起来。白居易说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苏轼说:“惟有主人言可用,天寒欲雪饮此觞。”雪未下,酒意已到;雪未下,酒已温,只待有心人,叩门而入,相对临窗而坐,一边听着萧萧风声,一边赏着漫天白雪,把酒言欢,岂不快哉!

若大雪封门,一人独酌,静听风雪纷飞,人在室内,心系室外。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,于万籁俱寂的夜里,细细聆听大自然的合奏,那便是另外一番滋味了。

若在雪飘如絮的夜里,有老友冒雪前来,“可怜今夜鹅毛雪,引得高情鹤氅人”,该是如何欢喜?必应围坐于“红泥小火炉”旁,“十分满盏黄金液”,且看“一尺中庭白玉尘”,畅饮对酌。屋外大雪不止,室内温暖如春,友情与诗意在推杯换盏中升腾,长夜漫漫话不尽,“对此欲留君便宿,诗情酒分合相亲”。此情此景,当与君畅怀,一夜小酌!

若兴致浓烈,却无人对饮,那便携酒去,冒着风雪,揣着殷殷期待,叩开故人家门。“一盏寒灯云外夜,数杯温酎雪中春。”如此情景,如此情意,饮下的哪里是酒?最有意思的是张岱了,往湖心亭看雪,彼时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”。到了亭上,“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”看到同去亭中赏雪的张岱,大喜,并拉他同饮。张岱“强饮三大白而别”。呵,一场雪事,一场意外的相遇,一场三人对酌,

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如今,北国已是寒气蚀骨的冬季。我期待着一场大雪中,有好友翩然而至,清脆的叩门声,惊醒枯坐蜗居的我。他手持一剪红梅,怀揣两卷诗文,三笑而问:“能饮一杯否?”我答:“新雪对新酒,煮酒待君来。”于雪中,偷得一日闲,与知己共饮,可抵十年尘梦。

读阙宋词温月光

杜明芬

人内心的声音像是要遮盖夏夜里的所有声响,蛙鸣、蝉语消失得一千二净。天地间唯有一丝清明月色的照耀与一卷泛黄宋词的低语。

月光清朗明亮,茶汤袅袅生香。这时读词,要读豪放坦然的苏东坡,要读意气风发的辛弃疾。心随大江东去,梦回吹角连营。静观惊涛拍岸,醉看剑影刀光。心里要有豪情千万,能掀起数丈狂澜。文字洗去铅华,朴素的不词章却也写满了泰然和随意,感慨与不易。但风霜再大何关系,那些悲哀的故事与伤痛的岁月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胭脂过客而已。

又逢满月当空,月影浅浮在水面上,犹如一块玉璧。此时临湖而坐,于晚风里觅得一丝清静尤为难得。所以当一尾鱼惊醒了沉睡的荷花,我不免想起宋朝的词人对荷花荷叶的娓娓情语。在晏几道的笔墨里,一朵荷便是一位红脸青腰的凌波仙子。这位女子在一朵荷的光阴里穿着红裙、描红妆,眉心贴一抹花钿,邀约好友乘着兰

艇采香而去。姜夔临花而语,写下的诗句里弥漫着幽冷清丽的香气。他说荷叶如盖,莲花是美人残酒方消的玉容。待别离时,荷叶荷花留他在此,盛夏的味道一览无余。自然山水的绵绵情意有时比酒还浓烈。有些时候遇见了,便会有定居于此再不离去的意念。但我终究只是个俗人罢了,做不到陶潜的采菊东篱,也遑论林和靖的鹤子梅妻,唯有在词句的长河里才能窥见一次久违的致远宁静。

宋朝的月亮还在宋朝的天空之上,今时的月亮和以往终是不同。每个朝代的兴衰起落皆有命数,我们也只能透过历史的瞳孔去邂逅想要遇到的风景。一阙宋词就是宋时的一个场景,有人弄花草,有人豪情饮醉,有时是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,一个人能听懂另一个人的词意。在盛夏月夜邂逅一首宋词,在它的光阴里与深情的人相拥,做一个对世间所有风物都深情的女子。

雪中煮酒待君来

孙克艳

大雪将至,沉闷的心情也雀跃起来。白居易说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苏轼说:“惟有主人言可用,天寒欲雪饮此觞。”雪未下,酒意已到;雪未下,酒已温,只待有心人,叩门而入,相对临窗而坐,一边听着萧萧风声,一边赏着漫天白雪,把酒言欢,岂不快哉!

若大雪封门,一人独酌,静听风雪纷飞,人在室内,心系室外。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,于万籁俱寂的夜里,细细聆听大自然的合奏,那便是另外一番滋味了。

若在雪飘如絮的夜里,有老友冒雪前来,“可怜今夜鹅毛雪,引得高情鹤氅人”,该是如何欢喜?必应围坐于“红泥小火炉”旁,“十分满盏黄金液”,且看“一尺中庭白玉尘”,畅饮对酌。屋外大雪不止,室内温暖如春,友情与诗意在推杯换盏中升腾,长夜漫漫话不尽,“对此欲留君便宿,诗情酒分合相亲”。此情此景,当与君畅怀,一夜小酌!

